



一匹充滿隱喻的狼

— 賞讀曾魂《剎那如何是神》

喜茵

以狼自喻的詩人紀弦，由他的〈狼之獨步〉一詩，清楚可見這匹狼來自曠野，是一隻不是先知，沒有半個字的嘆息，在天地間淒厲長嚎的狼。這匹狼刮起涼風颯颯的，颯颯颯颯的：只為了一種過癮。真的只是一種過癮。

比起前輩詩人的過癮，年輕的曾魂也同樣的學起狼嚎。只是這匹年輕的狼是在黑盒裡，在他者提前離席，「眾星不言，留給狼／登場。牠獨步港都／儘管在劇終前嚎叫的一聲／極，短。／後退的城景意在言外」。（節自〈野狼獨白〉）一個沉浸在一種過癮；一個卻讓城為之後退。

這就是曾魂，拔高的個子，一襲長髮遮住半邊臉，似隱非隱於群眾中，卻很難不讓人看見他。一個很高調寫詩又很低調生活在台灣的香港男生。

接到他的邀請，是在年初由萃燈

CheerLight 舉辦的【孤魂野神 | 一詩一星球】曾魂之文學沙龍。活動是收費的，趕到時，已是中場休息，只見眼前席地而坐十來位年輕人。高雄的詩活動，竟然能採收費進行，且竟然能有這樣的票房，著實令我意外。一本詩集以沙龍的方式，一場一場辦座談，一次一次拆解自己的詩，拆解自己的靈魂，不僅讓我見識到曾渾的魅力，更見識到他充滿獨立風格的行銷策略。

曾魂詩集《剎那如何是神》中，讀見了曾魂寬闊的詩思維。平日所感所想、生活所聞所見，皆可以入詩。曾魂外表陰鬱，詩中卻充滿多元的衝撞與挑戰。舉凡結構（形式）、聲音、語境，皆試著與體制衝撞，與自己衝撞。

〈河岸的長詩〉

昨日，河吞進了漂浮木
今夜把字逐個唾下
在濕長如墨跡未乾的

潮間帶。我沿岸俯首
水淹及膝時，回頭
讀礁石之複寫
一個、十個、三百個佈滿苔癭
南風始終無可吹動。任由
任由牕房開設
任由自己孳生
任由漁人挖鑿

曾魂是城市的狼，卻喜歡以「水」為媒，寫各種水的姿態，或藉水言說。〈河岸的長詩〉一詩，「吞」「唾」的是水；「俯首」「回頭」的是人，礁石上的苔蘚在時間之流裡一個一個增生。「牕房」「自己」「漁人」三者自然形構成河的景象，以小喻大，也暗喻大自然物種的依存關係。

曾魂的詩擅用「疊」「遞」來表現詩的聲音節奏及內涵喻意。〈河岸的長詩〉中的「一個、十個、三百個」與四個「任由」皆是；而「那也非岸邊之夏威夷海灘／也非北國晚空之一道極光／也非蟬之唧唧／也非蛇之鼯息／也非辭典裡之一個詞彙也非／一則隱喻之注解／也非一個逗點／也非一個句號／也非」（節自〈秋之否定〉），一首十八行短詩用了八次「也非」。詩一路否定到底，卻在結尾處「秋啊，牠沒有說是／說可秋，就非常了／如何

讓它飄往遠方遠方／？」單以一個問號作結，讓喋喋不休的否定推到最高，再戛然而止，讓詩有了強勁的爆發力道。

而「映襯」更是曾魂在詩的結構中經常出現的模式。如：「把兩面的礁岩對摺／滴下的細節，是鹽味的心事／攤開如新世界／記憶在手掌之中／自己在風聲之外」（節自〈序詩一水歌〉）「對摺」「攤開」與「手掌之中」「風聲之外」，藉開合與空間的內外，讓詩意縱橫迴轉，屬於曾魂式的語境自然生成。

曾魂的偶像是洛夫，洛夫是詩魔，在詩的意象處理已達幻境。年輕的曾魂也將自己託成各種隱喻散布詩中。「閤上眼睛是河／一塊斑駁的木頭刻滿隱喻／逆流浮行／無風時，停在枕陸打轉／字掉落水中／來去勢不靠岸」〈漂流木〉；甚至以隱喻為題，極盡發揮之能事：「水手回到堤岸／冬夜，試著述說湛藍的花季／握枕頭推磨，滴出無渣的日光／字成字，儘管成字／一則關於你的隱喻」（節自〈你的隱喻終也不可思議〉）

如同詩集名稱《剎那如何是神》，曾魂本身就是個隱喻，是匹用溫柔力道將自己推向「神」的狼。